



猴子的 时代

房昊·著

HOUZI
DE
JIAN

张外僭

十年饮冰，难凉热血

版 武汉出版社



猴子的剑

HOUZI
DE
JIAN

房昊·著

版 武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猴子的剑 / 房昊著. --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
2017. 4

ISBN 978-7-5582-1369-4

I. ①猴… II. ①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92822 号

著 者: 房 昊

责任编辑: 赵 可

封面设计: 菜大包

监 制: 张冬青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0mm × 210mm 1/32

印 张: 6 字 数: 12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序

传说，齐天大圣孙悟空在取经成功后，
便泯灭成了无悲无喜的斗战胜佛。

如来说：这世上再无罪孽，纵然似妖猴孙悟空也如这般得道。

玄奘说：您的“六耳计划”实施了五百年，孙悟空变成了提线木偶；但贫僧赌五百年后，他必定能踏出空门，拔剑出鞘，找回自我。

于是，

一切的故事都从花果山开始。

五百年前，他叫六耳，是花果山的一只顽猴，他被白骨精和混世魔王唤醒，为拯救喜欢的姑娘白骨精而执意要做孙悟空，练就一身的本事，却发现自己爱的是紫霞。在取经回来娶紫霞的期望中踏上西行的路，不料再遇白骨精已是敌我两分，他杀死了孙悟空也杀死了六耳，彻底迷失了自己。

五百年后，花果山上水云观里的石侯想要出山历练，方入世便救了白三娘，初入江湖便被杨二郎推荐为武林盟主，就连在扮演“济世大侠”的剧本里也遇到了明媚皓齿的紫霞姑娘。却在最后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重复了别人的路。

当真相大白。

听闻那天，苍穹塌陷，地裂山崩，江河倒流，四海枯干。偶尔听说有人在夕阳的影子下面，看见突兀的一方墓碑，和一个带佛珠，持紫剑的猴子。

猴子不悲不喜，碑前紫罗兰开。

人间确是喧闹，石侯咧嘴一笑：“娘子，我来娶你了。”



目录

捌	柒	陆	伍	肆	叁	贰	壹	序
答	玄	因	出	五	众	六	齐	
案	奘	果	世	百年	生	耳	天	
163	137	109	079	059	039	019	001	001

壹
齐天

七星映日，北斗高悬，日与夜同处苍穹，五彩霓虹环绕灵山。

两侧是漫天神佛，齐颂梵音，云中玉阶扶摇其间。

玄奘拾级而上，双手合十，仰首望着莲花座上的如来佛。

“金蝉子，你还不认输？”

如来的声如洪钟，嗡嗡一震，回荡在三界之内，震彻灵山霓虹。

玄奘微微一笑，望着身后玉阶，下面是一片虚空，那里似乎有只无悲无喜的猴子，面目僵硬，活死人样。

“当年的齐天大圣护送贫僧西行而来，斩妖除魔，保境安民，除了浑似提线木偶，变得无悲无喜，的确没什么不好。”

顿了片刻，玄奘带笑躬身，“六耳计划已成，玄奘恭喜我佛。”

如来脸上，是跟那猴子一模一样的神情，无悲无喜，似有无限唏嘘一闪而过。

“这么说，你终于认输啦？”如来的声音不起波澜，目光跨越五百年时光，落在玄奘身上，“既然你认输了，就准备焚香，接替我的衣钵吧。”

灵山上，梵音低低响起，焚出腾云万里的烟雾。

玄奘嘴角噙着笑，直起身来，摇头道：“佛祖误会了，贫僧没有认输。”

梵音骤停，烟雾乍止，灵山上的一切似乎都静止在这一瞬。

半晌过后，如来才又缓缓开口：“你可知你这句话，会有何后果？”

玄奘笑了笑，点头道：“当年佛祖与玄奘打赌，说要这世间再无罪孽，以悟空为依托，输家沉沦幽冥五百年，不得见天日众生。佛祖做到了，凡世间众人能遵佛祖法旨，无欲无求，确能消除世间罪孽……贫僧不服的，是佛祖此番作为，将自己塑成了最大的罪孽。”

“阿弥陀佛……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！”如来一声佛号，伸出掌来，“你虽不服，然胜负已分，你待如何？”

“五百年幽冥道，贫僧会走。只希望佛祖能再跟贫僧打一个赌，贫僧赌他五百年后，能踏出空门，拔剑出鞘。”

玄奘指着虚空中无悲无喜的孙悟空，嘴角笑绽如昙花，“到那时，还望佛祖能成全贫僧，走贫僧自己的路。”

如来颌首，灵山撕裂，大地扯开一道横绝万里的口子，底下如渊似海，深不可测。

“阿弥陀佛，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！”

玄奘合掌一笑，纵身而下，仿佛黑暗中有着一轮天日，等他到来，便能重见昭昭。

灵山之上一片寂静，佛祖轻喃一声，深渊的裂口闭合，腾起的祥云烟雾再度落下。

缥缈间，梵音归位，响彻西天。





五百年后，人间有剑，号曰流苏，燃紫霞千道，横空出世，劈山斩浪不似凡物。

江湖动荡，有侠客下山，枭雄揭竿。

· 2 ·

那一年山下紫芒夺日，据说是千年前的流苏紫剑破土而出，有霞光万丈，不似凡物。

水云观里的大师兄拜别师父，他说：“这水云观太小，四面的墙高高围起，便不见苍穹。我要下山，我要见天下，见众生。”

师父点头说：“好，下江南，那里正是你师弟督练水军的地方，若有闲暇，或可一见。”

师父又说：“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老虎的屁股摸不得。”

师父还说，“最近江湖不太平，流苏紫剑越传越邪乎，你若是见了，就远远躲开，莫惹是非。石侯，你唯一的师弟朱义之已入公门，一路做到水军元帅，是不可能回来执掌门派了。你，就是咱们水云观的全部希望，得重传承，切莫由着性子胡闹。此去江湖路远，祝你扬名天下。”

石侯在青石板上三叩首，抬起头，欲言又止。

“可是还有些话，要与为师依依惜别？”老道摸着胡子，很是欣慰，“你有这份心就够了，莫学小儿女临行伤离，去吧。”

石侯干咳两声，说：“师父，我就想提醒您一下，您可别说话了，再说两句，水云观就真完蛋了。”

老道眉头一扬，“诶，你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？”

“师父您想想，咱水云观靠什么活到现在的？山下东村那王员外，您一句祝他发财，他就被山匪洗劫个干净；西北角的李员外，您说东头的牛发疯了，叮嘱他们小心躲着，刚下山……李员外就给牛顶了。这才有后来挨家挨户给咱上香，请师父您一个道士修炼闭口禅。您白日不能见人，夜夜冲我嘟囔，我能活到现在，不算奇迹也算奇葩。”

石侯说完，又叹了口气，无奈地望了眼师父。

“您刚才说了这么多，我猜下山之后，或许我能见到一个姑娘。那姑娘披一身绫罗，紫色的纱巾，红色的盖头，流风拂过，显出姑娘明眸皓齿，眉心朱砂。”

顿了一下，石侯又出神一笑，“或许，她手里还提了三尺青锋，紫芒缥缈。紫气东来，像是窃取了玉帝的气运，像是抢下了西天的晚霞，像是姑娘心中冉冉升起的火焰。”

“师父，恐怕到时候……咱水云观的平稳，就保不住啦。”

师父的脸涨得像猪肝一般，憋了许久，蹦出一句“你大爷”。

石侯哈哈大笑，挥挥手说：“师父，那我走了。”

老道一把拉住石侯，盯着徒弟的眼睛，叹口气道：“不如，再吃水云观最后一顿饭？”

石侯脸色一沉，说：“师父您不想做饭就直说，以后您大可挨家挨户去讨，反正没人敢不给您。”

老道哈哈几声，说：“你师父我德高望重，那是自然，那是

自然。不过今夜就想吃你做的饭了，你说你做还是不做？”

石侯望着师父，片刻后脸上绽出笑容。

“我做。”

冬夜，一楼明月千山晓。

山间道观，庭前如积水空明，水中纵横交错，倒映出师徒二人的身影。

那一夜水云观里定有大事发生，因为其间仅有的师徒二人隔庭对视，手持刀剑，目光凶狠，不让半分的神态比起杀人的暴徒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师父，你到底还让不让我走？”

“徒儿乖，你再把碗刷了，成吧？”

“你特么的这都多少天了，每次都是最后一顿饭，每次都是刷最后一次碗，丫还祝我下山小心，莫要掉进坑里……师父你不想我走直说行不行？”

“……乖，哪能不让你走呢？这真是最后一次，你想想，你走之后我憔悴，白色梧桐风中纷飞，我看到落花有情你无情，为师这颗心，选择谁能够安慰？”

“我选择死亡……”

折腾半个多月之后，水云观的大师兄终于取得关键性进展，在誓死不刷碗的决心下，成功下了山。

老道站在山上瞭望大徒弟的背影，目光深沉，如渊似海。

“水云观固然小，天地江湖，也未见得大啊……”

白胡子老道捻须喟叹，抬眼望着天边明月，无限唏嘘。

· 3 ·

早年间，中原尚无雾霾，融融日光之下，桃花点点，碧草萋萋，东君慵懒，翻捡着后宫群芳的牌子。

这样的天气里，遍地的似梦如幻，偏生在月来镇的一家小客栈里，有姑娘大声叫唤，四周的彪形大汉堵了五个，说要把她给抓回妓院。

客栈的角落里，坐了位初出茅庐的石侯，师承无人问津的花果山水云观，此刻方知师父所言江湖不平，不单指万里之外的流苏紫剑破土而出，抢戏江湖。

腥风血雨之外，还有眼前这路见的不平。

这一日，月来镇里桃枝横斜，溪水清浅，有穿堂风荡过飞檐。

姑娘手心里全是汗，一脸的惶急；石侯手心里也全是汗，一脸兴奋。

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行侠仗义，激动之下难免记错台词，只听他拍案而起，一声大喝，惊雷般镇住了四座。

“呔，放开那姑娘，让我来！”

石侯巴掌拍得生疼，剑眉星眸，凛然生威，整个大堂的人纷纷侧目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念错了台词。

“咳咳，放开那姑娘，冲我来！”

窗外喜鹊啊啊两声，大堂里的客人见有热闹看，纷纷来了兴致，搁下筷子放下碗，眼里冒的都是光。

那围着姑娘的五个大汉里，走出一个光头，满脸横肉，眼角一道疤痕斜抹至腮。

光头冲石侯仰头一笑，嘿嘿道：“小兄弟，要是憋得紧了，大可等我们把这小娘子带回楼里。那时候你交上钱，关了门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”

石侯舔了下嘴唇，咧嘴笑道：“今儿小爷不想玩别的，就想玩一出英雄救美。得罪了！”

言未毕，声未落，大师兄单手撑着桌子，凌空一个翻身，一棍子便砸向光头的脑袋。

光头骂了一声，抬手便挡，却偏偏挡了个空。

只听哐当一声响，石侯撑着的桌子一斜，半空翻出的身子没翻圆，扑通掉下地来，砸倒一片桌椅碗筷。

光头当场就蒙了，看着石侯说，哥们儿你别闹，有话好好说，不带自残的。

满堂宾客哈哈大笑，唯独被围的姑娘一脸惶急，看着石侯几欲挣扎开去，扶那壮士一把。

兵荒马乱里，一道幽光平地而起，如笔走的龙蛇，一棍子砸过去，正中光头的脑门。大堂里仿佛刮过一阵风，风起于青萍之末，席卷飞扬之时，围着那姑娘的几个大汉便都哎呀妈呀

滚到了一旁。

彼时，那脑门被砸的光头才缓缓倒地，又砸倒了一桌饭食。

石侯拍了拍身上的土，一脸得意，站在姑娘身旁说：“姑娘别怕，有我在，几个小喽啰算不得什么。”

姑娘喘息未定，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水汪汪的大眼睛茫然地望着他。

客栈老板的脸当即就黑了，算盘噼里啪啦一顿打，冷冷道：“别给我演什么英雄救美的戏码，砸我桌椅饭菜，少说三钱银子，小子你得赔。”

正沉浸在姑娘双瞳中的石侯闻言回神，一个激灵，冲着掌柜的讪讪摆手，“掌柜的，你也知道我们江湖中人，既不能打家劫舍，又不能作奸犯科，空有一身武功，手头实在也是……”

“没钱？呵呵。”老板呵呵一笑，目光里寒意万千。

石侯干笑着说：“要不我给你打两天工？”

老板说：“呵呵，咱们官府见，老子最看不惯你们这些走江湖的，持械斗殴，拉帮结伙，烦。”

石侯背后冷汗淋漓。姑娘扑哧一笑说：“没关系，这位少侠的银子，我来付。”

姑娘从香囊里掏出三钱银子，抛给老板，拉起石侯的手，笑一笑说：“少侠，送佛送到西，带我走吧。”

石侯有点蒙，说：“姑娘，那咱们去哪儿？”